

中國工運史料



1979

(总第9号)

中國工運史料

1979年 第 1 期

(总第 9 期)

內 部 資 料

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

工 人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工运史料

(内部发行)

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室编
工人出版社出版 海军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: 8 11/16 字数: 180,000
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: 3007.363 定价: 0.90元

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
运动史研究室

征集中国工运历史资料的办法

一、本室征集以下各种中国工运历史资料：

- (1) 工会档案；
- (2) 工会报刊、纪念刊、小册子；
- (3) 工运领袖、先烈的著作；
- (4) 关于工运、劳动问题的书籍；
- (5) 工运历史的照片（包括工运领袖、先烈和各种实物的照片）；
- (6) 敌伪方面的材料；
- (7) 关于中国工运史的外文著作；

二、各种史料（包括抄件、翻印件、复制品、照片或原件）如须收费，请先将史料的名称、作者、时间、基本内容、式样以及收费数目，告知本室，以便联系。

三、存在珍贵工运历史档案、资料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图书馆、博物馆和个人，如果愿意本室派人去抄录、翻印、复制或拍照的，我们极为感谢。如果愿意代本室抄录、翻印、复制或拍照，请先和本室联系，商量具体办法。

四、机关、团体或个人，如果知道某处藏有或发现珍贵工运历史资料，希望告知本室，以便联系。

中国工运史料

1979年 第 1 期

(五四时期工运史料选辑)

目 录

五四时期有关工运的论文选辑

庶民的胜利·····	李大钊 (1)
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·····	李大钊 (4)
劳工神圣·····	蔡元培 (11)
新纪元·····	李大钊 (13)
告北京劳动界·····	陈独秀 (16)
劳动者底觉悟·····	陈独秀 (20)
劳动教育问题·····	李大钊 (22)
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·····	明 明 (25)
“五一节”杂感·····	李大钊 (27)
“五一”运动史·····	李大钊 (29)
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·····	李汉俊 (45)

我们的信条	李汉俊 (61)
劳动者与社会主义	李 达 (63)
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	蔡和森 (66)
在理发工会演说辞	陈独秀 (73)
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	陈独秀 (76)
今日工人团体应有的责任	鸣 谦 (78)
告劳动	T·S (82)
上海机器工会开发起会纪略	(84)

六三罢工和五一节纪念活动

上海罢市实录	海上闻人 (89)
破天荒之工人总同盟罢工	(111)

(上海六月八日特约通讯) 北京《晨报》

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摘录	(116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(一九一九年六月——一九二〇年十二月)

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	弹 指 (133)
五月一日之上海	(135)
广州第一次劳动节纪念	(138)
《晨报》副刊的“劳动纪念节专号”	(139)
《新青年》的《劳动节纪念号》	(141)
上海《星期评论》劳动运动纪念号欢迎投稿	(144)
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	(146)
一九二〇年上海的五一节纪念	(147)

(新闻报道和敌档资料辑录)

九江劳动纪念会纪盛	(178)
今年的劳动节	界 民 (181)

几种早期的工运期刊介绍和发刊词

《劳动界》介绍·····	(183)
《劳动界》发刊词·····	汉 俊 (194)
《劳动音》介绍·····	(196)
《劳动音》发刊词·····	心 美 (200)
《劳动者》介绍·····	(203)
《劳动者》发刊词·····	我亦工人 (209)
《劳动与妇女》介绍·····	(212)
《劳动与妇女》发刊大意·····	玄 庐 (219)
《伙友》介绍·····	(222)
《伙友》发刊词·····	陈独秀 (229)
《劳动》介绍·····	(230)
《劳动》月刊发刊词·····	(244)
湖南劳工会的刊物·····	(247)

庶民的胜利

李大钊

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，实在是热闹的很。可是战胜的，究竟是哪一個？我们庆祝，究竟是为哪个庆祝？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，这回战胜的，不是联合国的武力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。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，是全世界的庶民。我们庆祝，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，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。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，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。

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政治的，一个是社会的。

政治的结果，是“大……主义”失败，民主主义战胜。我们记得，这回战争的起因，全在“大……主义”，的冲突。当时我们所听见的，有什么“大日尔曼主义”咧，“大斯拉夫主义”咧，“大塞尔维主义”，咧，“大……主义”咧。我们东方，也有“大亚细亚主义”“大日本主义”等等名词出现。我们中国也有“大北方主义”、“大西南主义”等等名词出现“大北方主义”“大西南主义”的范围以内，又都有“大……主义”等等名词出现。这样推演下去，人之欲大，谁不如我？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，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，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，连年不休。

“大……主义”就是专制的隐语。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

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。有了这种主义，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。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，仍靠着互助的精神，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。这等道理，表现在政治上，叫作民主主义，恰恰与“大……主义”相反。欧洲的战争，是“大……主义”与民主主义的战争。我们国内的战争，也是“大……主义”与民主主义的战争。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，“大……主义”失败。民主主义战胜，就是庶民的胜利。社会的结果，是资本主义失败，劳工主义战胜。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，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。国家的界限以内，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。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，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，建一世界的大帝国，成一个经济组织，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。俄、德等国的劳工社会，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，不惜在大战的时候，起了社会革命，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。联合国的劳工社会，也都要求平和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。这亘古未有的大战，就是这样告终。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，就是这样开始。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，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。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，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。因为资本家的资产，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，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，才能据有。这劳工的能力，是人人都有，劳工的事情，是人人可以作的，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，也是庶民的胜利。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，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，也就都成了工人，我们对于这等新世界的潮流，应该有几个觉悟。第一，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，必经一番苦痛，必冒许多危险。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，才能有儿子的生命。这新纪元的创造，也是一样的艰

难。这等艰难，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，不要恐怕，不要逃避的。第二，须知这种潮流，是祇能迎，不可拒的。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，不可抵抗这个潮流。人类的历史，是共同心理表现的纪录。一个人心的变动，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。一个事件的发生，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。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，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。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，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。第三，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，断不许持“大……主义”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，断不许有带“大……主义”臭味，或伏“大……主义”根蒂的条件成立。即或有之，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，断归无效。这场会议，恐怕必须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，才开得成。第四，须知今后的世界，变成劳工的世界。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，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。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，都是强盗。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，也是一种的强盗，没有什么差异。我们中国人贪情性成，不是强盗，便是乞丐，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，抢人家的饭吃，讨人家的饭吃。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，有工大家作，有饭大家吃的时候，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情的民族立足之地呢？照此说来，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，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。诸位呀！快去作工呵！

（原载《新青年》，第五卷第五号，1918年10月15日出版）

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

李大钊

“胜利了！胜利了！联军胜利了！降服了！降服了！德国降服了！”家家门上插的国旗，人人口里喊的万岁，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。联合国的士女，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。联合国的军人，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。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，忽而有拆毁“克林德碑”砖瓦的声音，和那些庆祝欢欣的声音遥相对应。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，自不消说。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，也得强颜取媚，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，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。学界举行提灯。政界举行祝典。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，也去阅兵，威风凛凛的耀武。著“欧洲战役史论”、主张德国必胜、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，也来登报，替自己做政治活动的广告，一面归咎于人，一面自己掠功。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，也只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，祝一祝胜利，喊一喊万岁。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。

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，仔细想想：这回胜利，究竟是谁的胜利？这回降服，究竟是谁降服？这回功业，究竟是谁的功业？我们庆祝，究竟是为谁庆祝？想到

这些问题，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，不要脸的政客，耀武夸功，没有一点趣味；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，发狂祝贺，也是全没意义。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，是全无意味；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，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！

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，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，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。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，乃是德国的皇帝，军阀，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。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，不是联合国，是德国觉醒的人心。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，是德国皇家的失败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。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，不是联合国的胜利，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，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，是平和思想的胜利，是公理的胜利，是自由的胜利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，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，是赤旗的胜利，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，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。这件功业，与其说是威尔逊等的功业，毋宁说是列宁……郭冷苔的功业，是李卜克内西、谢德曼的功业，是马克思的功业。我们对于这椿世界大变局的庆祝，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，应该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；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，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，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。

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所抱的主义。这个主义，是怎样的主义？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。寻他的语源，却是“多数”的意思。郭冷苔是那党中的女杰，曾遇见过一

位英国新闻记者，问他布尔什维克是何意义？女杰答言：
“问布尔什维克是何意义，实在没用，因为但看他们所做
的事，便知这字的意思。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“布尔什维克
的意思只是指他们所做的事。”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
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，在东欧是布尔什维克的话，和布尔什
维克所做的工作看起来，他们的主义，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；
他们的党，就是革命的社会党；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
学家马克思为宗主的；他们的目的，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
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，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。
此次战争的真因，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。因为
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，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；
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，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；所
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，打破这种界限；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
成一经济组织，使各部分互相联结。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
点，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。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
事，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，依靠战胜国资本家
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，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
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。这种战胜国，将因此次战争，由一个
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。布尔什维克看破这一点，所
以大声疾呼，宣告：此次战争，是沙皇的战争，是德国皇帝
的战争，是国王的战争，是皇帝的战争，是资本家政府的战
争，不是他们的战争。他们的战争，是阶级战争，是合全世
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。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；
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。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。工
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。每个联合都应该有中央统治
会议。这等会议，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。没有康格雷

（国会），没有巴力门（议会），没有大总统，没有总理，没有内阁，没有立法部，没有统治者，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，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。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，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。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，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，创造一自由乡土：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，做世界联邦的基础。这是布尔什维克的主义。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。

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斯氏的通讯，他把布尔什维主义看做一种群众运动，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，寻出两个相似的点：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；一个是默示的倾向。他说：“布尔什维克实是一种群众运动，带些宗教的气质。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，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，犹且用耶典的话，向我极口称道布尔什维主义可以慰安灵魂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，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，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。有了布尔什维主义，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，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；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，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，可就变成明显了。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、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，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，对于群众，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。”这话可以证明布尔什维主义在今日的俄国，有一种宗教的权威；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。岂但今日的俄国，二十世纪的世界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，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。

哈里逊氏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：猛烈，不可能，反社会的，象布尔什维主义的样子，须知那也是很坚、很广、很深

的感情的发狂。——这种感情的发狂，有很多的形式。有些形式，是将来不能避免的。”哈氏又说：“一七八九年的革命，唤起恐怖，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；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，一种新天地，就由此造成。布尔什维主义的下边，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，也与一七八九是一样。意大利、法兰西、葡萄牙、爱尔兰、不列颠都悚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。这种革命的暗潮，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。法兰西也难幸免。过一危机，危机又至。爱尔兰独立运动，涌出很多的国事犯。就是英国的社会党，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、日耳曼、俄罗斯的同胞握手。”

陀罗慈基在他著的《布尔什维主义与世界和平》书中，也曾说过：“这革命的新纪元，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，造成新组织体。这种新体，与新事业一样伟大。在这枪炮的狂吼、寺堂的破裂、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，我们应先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。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，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，明了的视觉。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。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。将来似可更多。明日的同志，多于今日。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，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。有数千万人，就是现在，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，他们只须丢了他们的绊锁。”从这一段话，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，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。俄国的革命，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，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。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。其实他既不是亲德，又不是亲联合国，甚且不爱俄国。他所亲爱的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，是世界的劳工社会。他这本书，是在瑞

士作的。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，主要部分，完成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。书中的主义，是在陈述他对战争因果的意见。关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，尤特加注意。通体通篇，总有两事放在心头，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。对于德奥的社会党，不惮厚加责言，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，协助资本家的战争，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。

以上所举，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，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。到了今日，陀氏的责言，已经有了反响。威、哈二氏的评论，也算有了验证。匈奥革命，德国革命，匈牙利革命，最近荷兰、瑞典、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。革命的情形，和俄国大抵相同。赤色旗到处翻飞。劳工会纷纷成立。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。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，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。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，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。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、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，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。这种世界的社会力，在人间一有动荡，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、山鸣谷应的样子。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，历史上残余的东西，——什么皇帝咧，贵族咧，军阀咧，官僚咧，军国主义咧，资本主义咧，——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，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。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，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，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。由今以后，到处所见的，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。到处所闻的，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。人道的警钟响了！自由的曙光现了！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

我尝说过：“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纪录。人间的

生活，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，脉脉相通。一个人的未来，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。一件事的朕兆，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。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，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，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。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，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，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。”俄国的革命，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。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字，虽为俄人所创造；但是他的精神，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。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，就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！

（原载“新青年”第5卷第5号，1918年10月15日出版）